

公务员入职必备、升迁必读

赢在感悟

郑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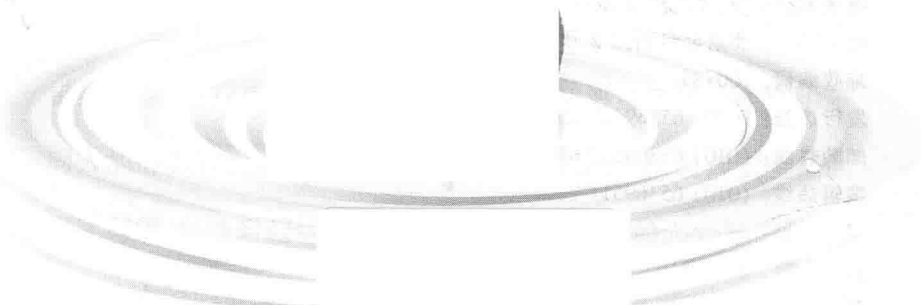
- 最真实的官场展现
- 最实用的仕途升迁指南
- 最权威的公务员处事集锦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叶迁必读

赢在感悟

郑义◎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赢在感悟 / 郑义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15-2906-0

I. ①赢... II. ①郑...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1638 号

书 名: 赢在感悟

作 者: 郑 义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段亚丽

封面设计: 许 琳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1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1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906-0

定 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或印装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电话 010-82838515

内容简介



申论与面试答题思考的深刻程度是拉开分差获取高分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由于考生社会阅历及经验的不足又无法短时间内充实和弥补,作者苦寻数载,终于探求出以文学形式还原和反映社会生活来提升高分的最佳途径。

作品以田明等人仕途升迁为主线,通过跟踪成长脉络,演绎错综复杂、悲欢离合的故事,真实地勾画和描绘了社会生活中不同人的心态和发展轨迹,以理性智慧的深刻思考,以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以呼唤社会主流的责任意识,从多层面多角度为人们提供了做人、做事和看待问题的思索方法及人生启迪,是认识世界,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的必修书,亦是公考成功的必修书。

目 录



第一章 初识红叶	1
第二章 省城之见	23
第三章 感悟官场	40
第四章 与美相伴	68
第五章 异性之界	88
第六章 晓红心病	110
第七章 按摩之意	131
第八章 春华花落	159
第九章 晓红负伤	179

第十章 为官不易	202
第十一章 一路风景	229
第十二章 田明落马	248
第十三章 大智若愚	265
第十四章 重返官场	283
第十五章 叶红发力	302
第十六章 曙光在前	319

初识红叶

第一章

信不信缘分？信不信命？田明两次救过叶红的命，事实就摆在这里。

先说第一次。那天是周日，本该休息，田明来到厂里，见没什么活儿，就骑车往家走，来到哈达湾热管江桥边发现自行车脏了，就顺坡推车来到桥下，他要擦洗自行车。

桥下有不少人，有游泳的、有散步的、有躲藏在树后草丛里谈情说爱的，田明看着远处的石碑山，看着江面，再看蓝天白云，禁不住心旷神怡，田明心情很好，心情很好的田明就蹲在水边埋头擦着车圈。忽听有人喊：“救命，救命……”闻声望去，是一个20多岁的胖子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喊，手指着下游方向比划着：“快救她呀，她不会水。”田明扭头望去，只见一个女子在水里扑腾挣扎着，

扑腾一阵后,突然两手像面条一样无力地垂下来,瞬间整个身体就沉到江水里。田明正好在下游方向,救人心切,来不及多想,连衣服都没脱就扑到水里,快速向女子挣扎的方向游去,游到近前,田明注视着水面,突然,那女子的头在田明面前猛地蹿出水面来,田明手疾眼快一把揪住顺水漂流而下的女子的头发,凭借自己多年练就的水性,将女子往背上一拉,单手往岸边游去。谁知那女子猛然抱住田明的胳膊,田明猝不及防,随女子一同沉入水里。田明在水里双臂扩张奋力挣扎,连着喝了几口水,终于挣脱开女子紧紧抓他的手,这时只觉得脑袋一片空白。生死的瞬间,田明努力地将头探出水面,大吸一口气,身上刚有了一点力气,又拉着女子拼力地往岸边游。落水女子不断挣扎,田明又沉下去几次,当田明又挣扎着从水里探出头来,实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即将绝命的最后一点意识告诉田明,松开手有可能自己活下来,否则很有可能与落水女子同归于尽葬身江底。生死攸关之时田明并没有松开手,当田明又一次沉入水里后再次探出头来时,发现桥上已站满了人,也有不少人向岸边跑来,还有几个人为施救边跑边脱衣服跳入水里。田明一点力气也没了,手脚不再划动,他觉得自己像困了一样只想睡去。就在这时,田明脚下触着了江底的卵石,是脚触地了,田明想站起来,可是连在水里站的力气也没有,田明手抓紧女子,想迈几步,朝岸边走,但此刻他只能是被水推着趑趄趑趄地

走,田明站立不住了,就要倒在水里,他在倒入水里的最后一刻,朦胧听见有人喊:“挺住,我们过来了,挺住啊。”

田明挺不住了,田明和女子一同倒在水里,田明真的如睡着了一样,岸边的人喊着,桥上的人喊着,田明听不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江边绿树成荫,花草茂盛,天很蓝,太阳暖暖的,高悬着,田明对这一切都感觉不到了,死神急切地向田明招手。

桥面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桥上的行人车辆已堵塞了交通,江边的出租车从桥两边聚集过来排起长队,不少的哥的姐都拥到江边,也有的哥跳入水里对田明和落水女子进行施救,当田明和落水女子被救上岸来往出租车里抬时,一个出租车司机怕弄湿了坐垫或者是担心人死在车里靠到后边不开车门,这时另有一辆出租车司机打开车门:“来,快上我的车。”田明被拉走向医院疾驶而去,随后落水女子也被一辆出租车拉到医院。



事后叶红挺“义气”,特意来看田明,开始是隐隐约约,后来就强烈地表现出以身相许的意思,只是田明心里有他师傅的女儿王晓红牵扯着没敢放口,那年田明二十三岁,叶红二十岁。看着花一样的叶红春色撩人,田明心中也涌动着波澜,最终还是与艳福擦

肩而过。

救人后第二天的情景田明一辈子也忘不了。

“是田明家吗？”一个女人的声音。

“谁？”门外没有回答，田明推开了门，面前站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田明一眼就认出，这是在水中他救起的姑娘，这女孩 1.65 米的个头，头上的鬓发打着旋盘在脑后，细眉，杏仁眼，标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粉白色的脸儿，看上去很亲切的小方脸，上身着粉红色的乔其纱衫，一条笔挺的黑色直筒裤，黑皮鞋，矮跟，女孩见是田明就笑意荡在脸上：“是我，来看看你。”田明这才注意到她手里拎着水果、烟之类的东西。

来到屋子里，女孩说：“田明哥，我是来感谢你的，要不，我这命就没了。”

田明一笑：“谢啥，我不救你，别人也会救的，人的生命咋能说没就没了？不会的。”田明说得轻轻松松的，又问：“你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女孩一笑：“我叫叶红，你想知道我多大吗？”

田明也一笑：“方便就告诉我，是二十吧？”

叶红笑着说：“你真有眼力，正好二十岁，比你大，你该叫我姐姐，是小弟救了姐姐。”

“哪呀，我比你大三岁。”田明说完，脑海里划过一闪念，这

叶红实在是机灵,把我岁数多大也套进去了。

田明话题一转:“你男朋友对你很好,看那天把他急得。”

叶红的脸立即阴沉下来:“那不是我男朋友,至少我不承认,他追是他的事。”

“怎么回事?”田明不理解了。

叶红说:“他开出租车,花钱是方便,但我不喜欢,钱是身外之物,我喜欢有才能有品德的人,他没文化,没上完高二就不念了。”叶红说到这里,脸忽地红了,她觉得脸发烫,手无意识地搓着脸蛋,有些腼腆起来。

田明注意到了叶红的表情变化,笑了笑说:“我对这些不懂,也没想过。”田明话题也一转:“你在什么单位,我还没问过。”

“啊,在市百货大楼当营业员,在家电柜台,买什么,找我吧。”

田明一笑:“现在家里有一台小收音机就够了,以后条件好些,买台电视机,到时找你,帮选一选。”

“没问题。”叶红说着又拿出一个信封,放在炕上。

“田明哥,我还会来看你,这里面是三百元钱,天不早了,我走了。”

田明一把抓过信封,塞给叶红:“这可不行,拿回去,我不会收的,坚决不能收。”田明一脸严肃。

叶红把信封塞回来,转身要走,田明一挡,信封落在地上,田

明一把抓过叶红的胳膊,把信封捡起来:“拿走,不能收,就是不能收。”叶红不肯接过信封,门被推开,叶红要走,田明就失态地不顾及礼貌地把信封扔在地上,把叶红关在门外。田明在门里,叶红在门外,瞬间,门里门外一片寂静,当田明隔有半分钟开门看外面时,装钱的信封已被拾起,叶红已走出二十几米了,手捂着脸,田明知道,叶红哭了,田明目送叶红,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拐弯处。

以后,叶红又来看过田明,记得是天快黑时,叶红来到家里。

“你,你这是怎么了?快进来。”

叶红让田明大惊失色,叶红头上缠着一条条绷带,额头处有血浸出。白白的左脸蛋有一块青紫并有划伤,右手食指和中指用纱布包着。叶红站在门前,不往前迈步,“田明哥。”叶红轻声地哭起来。

“这是,是谁打的?是不是他打的?”田明单刀直入,估计十有八九是她男朋友干的事。

叶红点点头,又不住地流泪。

“你可以报告派出所,这是犯法。”田明急了,“报没报案?”

“还没有,要是报案,他说杀我全家,我不想因为我牵连我家里人。”叶红擦净眼泪,止住了哭声。

田明看着叶红,看着她的伤情。

“田明哥，你说我咋办？”叶红没等田明回答，又说：“当女人的到了这个年龄咋这么难？”

“你躲着他。”田明说。

“他天天去商店找我，烦死人了。”叶红止住了流泪，只是满脸的愁容。

田明听叶红这样说，叹了口气，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转着圈。

叶红一时又不说话，屋子里静极了，甚至连彼此的喘息声都听得见。过了一会儿，满面痛苦的叶红才说：“我想躲开他，可舍不得工作，想告他，又怕不能把他咋地，到后来害了我家人，我只有坚决地不答应他，就是不跟他，打也白打，越打越不从。”

田明不知说啥才好。

叶红看天色渐晚，准备要走，这次没有把带来的水果放在炕上，而是走出屋放到厨房锅盖上，厨房里光线较暗，一只十五瓦的灯泡洒着昏黄的光亮。叶红转过身来，动作迟缓地走近田明：“田明哥，能握一下手吗？”

田明没有回答，脚步略略往后退了半步。

叶红又说：“你能握我手一下吗？”

田明退到墙根，靠墙站着：“能，都能，以后吧，以后。”

“还能有以后吗，这家伙会放过我吗？”叶红绕过田明，推门出屋了。

田明在屋里有些发傻地站了一会儿，转身再去追叶红时，只在出了胡同的大道很远处，发现一个人影在黑暗中跑着，那是叶红，田明追不上她了。



此后几年田明再也没有叶红的消息。

这几年田明从车间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当干事，后又提升调到厂里的二车间当党支部书记，而给田明办理报到关系的就是叶红，田明感叹，万人大厂，同在一个单位，却从不曾谋面。

叶红调到这个厂纯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江中遇险，当时拼死追她的那个男人，不断给叶红带来威胁和麻烦，后来竟发展到如果不答应嫁给他，就要杀她全家的境地。叶红想到了死，可在最难的日子里，她从下班回家等车站桩的一则启事中，寻求到了希望。启事的内容是工作对换，何不趁此机会从这个单位消失掉。那男的再找她肯定也费劲，这么大个城市找一个人其实也很困难。叶红调到这个厂时并不知田明在这里工作，偶然的机遇使两人久别重逢，叶红喜出望外。谁都无法料到的是，接下来命运又捉弄了叶红，救她的又是田明，这是田明第二次救她，咱再说这第二次。

车间附近因为一条管线施工，柏油路被挖开，车间的赵主任和叶红就拐到墙角往车间侧门走，走在后边的田明和她两个人相距不足三十米，眼见叶红随赵主任拐过墙角，等田明快走到墙角时，只听一声尖叫。田明听出是叶红的声音，当吃惊的田明跑着拐过墙角，前面站着的只有赵主任，叶红不见了，田明见一处草席下木板错开，到近前一看，里面是湍急的流水，这是工厂下水 06# 线，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叶红掉下去了。

田明喊赵主任：“快回来，叶红掉进去了。”

赵主任站住，转过头时，脸煞白，额头上一层汗，说话也有些口吃：“叶……红，掉下去了，她，她不是跟你走……走的吗？”

“说啥呀，你俩在前，拐过墙角就没了一个人，她尖叫一声我都听见了，你没看见。”

“我只顾往前走，以为她等你呢！”赵主任说话时，嘴唇直打颤。

田明大叫：“快向厂里报告，出大事了。”

赵主任一路小跑到车间里喊人，而田明马上就到车间办公室给厂里打电话去了。

不一会儿，下水井口聚集了二十来个人。

田明告诉车间工段长孟会成：“快去，领人到流水出口拦人，救护车一会儿就到。”又告诉一个工段长：“快通知厂调度室，各车

间赶快停水,好下去救人。”

十分钟后,两台消防车开到这里,一名消防队员用尼龙绳拴在腰上,顺井口下去用手电晃了几下,当把消防队员拽上来时,他全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说:“下去用手电能照五六米远,再远因为拐弯看不见,水流速太快太急,没发现人。”

田明不见赵主任回来,就跑到厂调度室:“人在里面,得停水救人哪。”

调度室的人告诉田明:“停水,就要停产,公司所有装置全走06#线,停产必须得有领导下令,而且水彻底停下来至少要五六个小时。”田明一拍大腿,飞跑出厂调度室,出了厂大门,遇见了正要骑车走的孟会成等人,田明拉住孟会成:“你和我坐出租车上流水出口截人,剩下的人和厂里救护车一块走。”

田明和孟会成赶到06#线出水口,只见流水,不见有人漂出来。

田明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乱走乱窜。

对于06#线,田明再清楚不过了,因为他当报道干事时,写过工人清淘这条线淤泥的报道。

从车间下水井盖算起,到这条管线的出口正好有六百米,因为出口是工业和生活用水,所以直排到松花江,井口不大,井口下面的管道却很宽敞,能并排行走两台微型小汽车,里面高三米,宽

五米,平日水流量很大,临近出口时,流水隧道变窄,水从一个直径两米的水泥管中排出,因为是排水管线,里面水泥墙壁不光滑,铁丝、钢筋不明物的撞击,也会使人体无完肤,掉进去幸存的希望几乎就是零。

田明来到出水口时,发现出水口有一道拦截网,不知什么时候设下的,并没有叶红的影子,田明迷惑不解,难道叶红没掉进来,还是掉进来被什么卡住挂在水道里。

这时救护车也赶到了出水口,大夫做好了救治的准备。

二十分钟过去了,仍不见叶红漂出来,会不会没有掉进去,赵主任可说是没看见掉进去啊,田明心里也打了个问号,可人还能飞上天?我们前后走的距离不远呀,那么肯定是卡在水道里了。

田明跑到附近一家小商店,用公用电话打给张厂长,再次要求装置停水,说人肯定在水道里面,没出来,卡在里边了。

张厂长问:“是不是真掉进去了,你看见没有?”

“我听见尖叫声,没见人掉下去,因为是走在墙的拐角处,但是人走着就没了。”田明答道。

“赵主任在前边走,可没见人掉下去,弄准了,公司领导正在研究,如果停水,所有的五十几套装置全要停产,涉及安全问题,损失问题,而且全停下来至少要五六个小时。”张厂长还是比较耐心地走着。